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
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樂御花園 一怪空懷情慾喜

話表孫行者三人隨著宣召官至午門外，黃門官即時傳奏宣進。他三個齊齊站定，更不下拜。國王問道：「那三位是聖僧駙馬之高徒？姓甚名誰？何方居住？因甚事出家？取何經卷？」行者即近前，意欲上殿。傍有護駕的喝道：「不要走，有甚話，立下奏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我們出家人，得一步就進一步。」隨後八戒、沙僧亦俱近前。長老恐他村魯驚駕，便起身叫道：「徒弟啊，陛下問你來因，你即奏上。」行者見他那師父在傍侍立，忍不住大叫一聲道：「陛下輕人輕己。既招我師為駙馬，如何教他侍立？世間稱女夫謂之貴人，豈有貴人不坐之理。」國王聽說，大驚失色，欲退殿，恐失了觀瞻。只得硬著膽，教近侍的取繡墩來，請唐僧坐了。行者才奏道：「老孫祖居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。父天母地，石裂吾生。曾拜至人，學成大道。復轉仙鄉，嘯聚在洞天福地。下海降龍，登山擒獸。消死名，上生籍，官拜齊天大聖。玩賞瓊樓，喜遊寶閣。會天仙，日日歌歡；居聖境，朝朝快樂。只因亂卻蟠桃宴，大反天宮，被佛擒伏。困壓在五行山下，饑餐鐵彈，渴飲銅汁，五百年未嘗茶飯。幸我師出東土，拜西方，觀音教令脫天災，離大難，皈正在瑜伽門下。舊諱悟空，稱名行者。」

國王聞得這般名重，慌得下了龍床，走將來，以御手挽定長老道：「駙馬，也是朕之天緣，得遇你這仙姻仙眷。」三藏滿口謝恩，請國王登位。

復問：「那位是第二高徒？」八戒掬嘴揚威道：

「老豬先世為人，貪歡愛懶。一生混沌，亂性迷心。未識天高地厚，難明海闊山遙。正在幽閑之際，忽然遇一真人。半句話，解開孽網；兩三言，劈破災門。當時省悟，立地投師，謹修二八之工夫，敬煉三三之前後。行滿飛昇，得超天府。荷蒙玉帝厚恩，官賜天蓬元帥，管押河兵，逍遙漢闕。只因蟠桃酒醉，戲弄嫦娥，謫官銜，遭貶臨凡；錯投胎，托生豬像。住福陵山，造惡無邊。遇觀音，指明善道。皈依佛教，保護唐僧。徑往西天，拜求妙典。法諱悟能，稱為八戒。」

國王聽言，膽戰心驚，不敢觀觀。這馱子越弄精神，搖著頭，掬著嘴，撐起耳朵，呵呵大笑。三藏又怕驚駕，即叱道：「八戒收斂！」方才叉手拱立，假扭斯文。

又問：「第三位高徒，因甚皈依？」沙和尚合掌道：

「老沙原係凡夫，因怕輪迴訪道。雲遊海角，浪蕩天涯。常得衣鉢隨身，每煉心神在舍。因此虔誠，得逢仙侶。養就孩兒，配緣姘女。工滿三千，合和四相。超天界，拜玄穹，官授捲簾大將，侍御鳳輦龍車，封號將軍。也為蟠桃會上，失手打破玻璃盞，貶在流沙河，改頭換面，造孽傷生。幸喜菩薩遠遊東土，勸我皈依，等候唐朝佛子，往西天求經果正。從立自新，復修大覺。指河為姓，法諱悟淨，稱名和尚。」

國王見說，多驚多喜：喜的是女兒招了活佛，驚的是三個實乃妖神。正在驚喜之間，忽有正臺陰陽官奏道：「婚期已定本年本月□二日壬子辰良，周堂通利，宜配婚姻。」國王道：「今日是何日辰？」陰陽官奏：「今日初八，乃戊申之日，猿猴獻果，正宜進賢納事。」國王大喜，即著當駕官打掃御花園館閣樓亭，且請駙馬同三位高徒安歇，待後安排合巹佳筵，著公主匹配。眾等欽遵，國王退朝，多官皆散不題。

卻說三藏師徒們都到御花園，天色漸晚，擺了素膳。八戒喜道：「這一日也該吃飯了。」管辦人即將素米飯、麵飯等物，整擔挑來。那八戒吃了又添，添了又吃，直吃得撐腸拄腹，方才住手。少頃，又點上燈，設鋪蓋，各自歸寢。

長老見左右無人，卻恨責行者，怒聲叫道：「悟空，你這猢猻，番番害我。我說只去倒換關文，莫向彩樓前去，你怎麼直要引我去看看？如今看得好麼，卻惹出這般事來，怎生是好？」行者陪笑道：「師父說：『先母也是拋打繡毬，遇舊緣，成其夫婦。』似有慕古之意，老孫才引你去。又想著那個給孤布金寺長老之言，就此檢視真假。適見那皇帝之面，略有些晦暗之色，但只未見公主何如耳。」長老道：「你見公主便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的火眼金睛，但見面，就認得真假善惡，富貴貧窮，卻好施為，辨明邪正。」沙僧與八戒笑道：「哥哥近日又學得會相面了。」行者道：「相面之士，當我孫子罷了。」三藏喝道：「且休調嘴。只是他如今定要招我，果何以處之？」行者道：「且到□二日會喜之時，必定那公主出來參拜父母，等老孫在傍觀看。若還是個真女人，你就做了駙馬，享用國內之榮華也罷。」三藏聞言，越生嗔怒，罵道：「好猢猻！你還害我哩。卻是悟能說的，我們□節兒已上了九節七八分了，你還把熱舌頭鐸我。快早夾著，你休開那臭口；再若無禮，我就念起咒來，教你了當不得。」行者聽說念咒，慌得跪在面前道：「莫念，莫念。若是真女人，待拜堂時，我們一齊大鬧皇宮，領你去也。」

師徒說話，不覺早已入更。正是：

沉沉宮漏，蔭蔭花香。繡戶垂珠箔，閑庭絕火光。鞦韆索冷空留影，羌笛聲殘靜四方。繞屋有花籠月燦，隔空無樹顯星芒。杜鵑啼歇，蝴蝶夢長。銀漢橫天宇，白雲歸故鄉。正是離人情切處，風搖嫩柳更淒涼。

八戒道：「師父，夜深了，有事明早再議，且睡，且睡。」師徒們果然安歇一宵。

早又金雞唱曉。國王即登殿設朝。但見：

宮殿開軒紫氣高，風吹御樂透青霄。
雲移豹尾旌旗動，日射螭頭玉珮搖。
香霧細添宮柳綠，露珠微潤苑花嬌。
山呼舞蹈千官列，海晏河清一統朝。

眾文武百官朝罷，又宣：「光祿寺安排□二日會喜佳筵。今日且整春疊，請駙馬在御花園中款玩。」吩咐儀制司領三位賢親去會同館少坐，著光祿寺安排三席素宴去彼奉陪。兩處俱著教坊司奏樂，伏侍賞春景，消遲日也。八戒聞得，應聲道：「陛下，我師徒自相會，更無一刻相離。今日既在御花園飲宴，帶我們去耍兩日，好教師父替你家做駙馬；不然，這個買賣生意弄不成。」那國王見他醜陋，說話粗俗，又見他扭頭捏頸，掬嘴巴，搖耳朵，即像有些風氣，猶恐攪破親事，只得依從。便教：「在永鎮華夷閣裡安排二席，我與駙馬同坐。留春亭上安排三席，請三位別坐，恐他師徒們坐次不便。」那馱子才朝上唱個喏，叫聲：「多謝。」各各而退。又傳旨教內官宮排宴，著三宮六院后妃與公主上頭，就為添妝餽子，以待□二日佳配。

將有巳時前後，那國王排駕，請唐僧都到御花園內觀看。好去處：

徑鋪彩石，檻鑿雕欄。徑鋪彩石，徑邊石畔長奇葩；檻鑿雕欄，檻外欄中生異卉。夭桃迷翡翠，嫩柳閃黃鸝。步覺幽香來袖滿，行沾清味上衣多。鳳臺龍沼，竹閣松軒。鳳臺之上，吹簫引鳳來儀；龍沼之間，養魚化龍而去。竹閣有詩，費盡推敲裁白雪；松軒文集，考成珠玉註青編。假山拳石翠，曲水碧波深。牡丹亭，薔薇架，疊錦鋪絨；茉莉檻，海棠畦，堆霞砌玉。芍藥異香，蜀葵奇豔。白梨紅杏鬥芳菲，紫蕙金萱爭爛熳。麗春花、木筆花、杜鵑花，夭夭灼灼；含笑花、鳳仙花、玉簪花，戰戰巍巍。一處處紅透胭脂潤，一叢叢芳濃錦繡圍。更喜東風回煖日，滿園嬌媚逞光輝。

一行君王幾位，觀之良久。早有儀制司官邀請行者三人入留春亭，國王攜唐僧上華夷閣，各自飲宴。那歌舞吹彈，鋪張陳設，真是：

崢嶸閭闔曙光生，鳳閣龍樓瑞靄橫。
春色細鋪花草繡，天光遙射錦袍明。
笙歌繚繞如仙宴，杯翠飛傳玉液清。

君悅臣歡同玩賞，華夷永鎮世康寧。

此時長老見那國王敬重，無計可奈，只得勉強隨喜，誠是外喜而內憂也。坐間見壁上掛著四面金屏，屏上畫著春夏秋冬四景，皆有題詠，皆是翰林名士之詩：

《春景詩》曰：

周天一氣轉洪鈞，大地熙熙萬象新。
桃李爭妍花爛熳，燕來畫棟疊香塵。

《夏景詩》曰：

薰風拂拂思遲遲，宮院榴葵映日輝。
玉笛音調驚午夢，芰荷香散到庭幃。

《秋景詩》曰：

金井梧桐一葉黃，珠簾不捲夜來霜。
燕知社日辭巢去，鴈折蘆花過別鄉。

《冬景詩》曰：

天雨飛雲暗淡寒，朔風吹雪積千山。
深宮自有紅爐暖，報道梅開玉滿欄。

那國王見唐僧恣意看詩，便道：「駙馬喜玩詩中之味，必定善於吟哦。如不吝珠玉，請依韻各和一首如何？」長老是個對景忘情，明心見性之意。見國王欽重，命和前韻，他不覺忽詠一句道：「日暖冰消大地鈞。」國王大喜，即召侍衛官：「取文房四寶，請駙馬和完錄下，俟朕緩緩味之。」長老欣然不辭，舉筆而和：

和春景詩》曰：

日暖冰消大地鈞，御園花卉又更新。
和風膏雨民沾澤，海晏河清絕俗塵。

和夏景詩》曰：

斗指南方白晝遲，槐雲榴火鬥光輝。
黃鸝紫燕啼宮柳，巧轉雙聲入絳幃。

和秋景詩》曰：

香飄橘綠與橙黃，松柏青青喜降霜。
籬菊半開攢錦繡，笙歌韻徹水雲鄉。

和冬景詩》曰：

瑞雪初晴氣味寒，奇峰巧石玉團山。
爐燒獸炭煨酥酪，袖手高歌倚翠欄。

國王見和大喜，稱唱道：「好個『袖手高歌倚翠欄』！」遂命教坊司以新詩奏樂，盡日而散。

行者三人在留春亭亦盡受用，各飲了幾杯，也都有些酣意。正欲去尋長老，只見長老已同國王在一閣。八戒獸性發作，應聲叫道：「好快活，好自在，今日也受用這一下了。卻該趁飽兒睡覺去也。」沙僧笑道：「二哥忒沒修養。這氣飽餓，如何睡覺？」八戒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，俗語云：『吃了飯兒不挺屍，肚裡沒板脂』哩。」

唐僧與國王相別，至亭內，嗔責八戒道：「這夯貨，越發村了。這是甚麼去處，只管大呼小叫？倘或惱著國王，卻不被他傷害性命？」八戒道：「沒事，沒事。我們與他親家禮道的，他便不好生怪。常言道：『打不斷的親，罵不斷的鄰。』大家耍子，怕他怎的？」長老叱道，教拿過獸子來，打他二□禪杖。行者果一把揪翻，長老舉杖就打。獸子喊叫道：「駙馬爺爺，饒罪，饒罪。」傍有陪宴官勸住。獸子爬將起來，突突嚷嚷的道：「好賞人，好駙馬，親還未成，就行起王法來了。」行者侮著他嘴道：「莫胡說，莫胡說，快早睡去。」

他們又在留春亭住了一宿。到明早，依舊宴樂。

不覺樂了三四日，正值□二日佳辰。有光祿寺三部各官回奏道：「臣等自八日奉旨，駙馬府已修完，專等妝奩鋪設。合盞宴亦已完備，葦葦共五百餘席。」國王心喜，欲請駙馬赴席，忽有內宮官對御前啟奏道：「萬歲，正宮娘娘有請。」國王遂退入內宮，只見那三宮皇后、六院嬪妃，引領著公主，都在昭陽宮談笑。真個是花團錦簇，那一片富麗妖嬈，真勝似天堂月殿，不亞於仙府瑤宮。有喜會佳姻新詞四首為證。

《喜詞》云：

喜喜喜，欣然樂矣。結婚姻，恩愛美。巧樣宮妝，嫦娥怎比。龍釵與鳳釵，豔豔飛金縷。櫻唇皓齒朱顏，嫵娜如花輕體。錦重重，五彩叢中；香拂拂，千金隊裡。

《會詞》云：

會會會，妖嬈嬌媚。賽毛嬙，欺楚妹。傾國傾城，比花比玉。妝飾更鮮妍，釵環多豔麗。蘭心蕙性清高，粉臉冰肌榮貴。黛眉一線遠山微，窈窕嫵媚攢錦隊。

《佳詞》云：

佳佳佳，玉女仙娃。深可愛，實堪誇。異香馥郁，脂粉交加。天臺福地遠，怎似國王家。笑語紛然嬌態，笙歌繚繞喧嘩。花堆錦砌千般美，看遍人間怎若他。

《姻詞》云：

姻姻姻，蘭麝香噴。仙子陣，美人群。嬪妃換綵，宮主妝新。雲鬢堆鴉髻，霓裳壓鳳裙。一派仙音嘹唳，兩行朱紫繽紛。當年曾結乘鸞信，今朝幸喜會佳姻。

卻說國王駕到，那后妃引著公主，並綵女、宮娥，都來迎接。國王喜孜孜，進了昭陽宮坐下。后妃等朝拜畢，國王道：「公主賢女，自初八日結綵拋毬，幸遇聖僧，想是心願已足。各衙門官又能體朕心，各項事俱已完備。今日正是佳期，可早赴合盞之宴，不要錯過時辰。」那公主走近前，倒身下拜，奏道：「父王，乞赦小女萬千之罪，有一言啟奏：這幾日聞得宮官傳說，唐聖僧有三個徒弟，他生得□分醜惡。小女不敢見他，恐見時必生恐懼。萬望父王將他發放出城方好，不致驚傷弱體，反為禍害也。」國王道：「孩兒不說，朕幾乎忘了。果然生得有些醜惡，連日教他在御花園裡留春亭管待。趁今日就上殿，打發他關文，教他出城，卻好會宴。」公主叩頭謝了恩。國王即出駕上殿，傳旨請駙馬共他三位。

原來那唐僧捏指頭兒算日子，熬至□二日，天未明，就與他三人計較道：「今日卻是□二了，這事如何區處？」行者道：「那國王我已識得他有些晦氣，還未沾身，不為大害。但只不得公主見面，若得出來，老孫一觀，就知真假，方才動作。你只管放心。他如今一定來請，打發我等出城。你自應承莫怕，我閃閃身兒就來，緊緊護護你也。」

師徒們正講，果見當駕官同儀制司來請。行者笑道：「去來，去來。必定是與我們送行，好留師父會合。」八戒道：「送行必定有千百兩黃金白銀，我們也好買些人事回去。到我那丈人家，也再會親耍子兒去耶。」沙僧道：「二哥箝著口，休亂說，只憑大哥主張。」

遂此將行李、馬匹，俱隨那些官到於丹墀下。國王見了，教請行者三位近前道：「汝等將關文拿上來，朕當用寶、花押，交付汝等，外多備盤纏，送你三位早去靈山見佛。若取經回來，還有重謝。留駙馬在此，勿得懸念。」行者稱謝。遂教沙僧取出關文遞上。國王看了，即用了印，押了花字，又取黃金□錠、白金二□錠，聊達親禮。八戒原來財色心重，即去接了。行者朝上唱個喏道：「聒噪，聒噪。」便轉身要走。慌得個三藏一轆轤爬起，扯住行者，咬響牙根道：「你們都不顧我就去了？」行者把手捏著三藏手掌，丟個眼色道：「你在這裡寬懷歡會，我等取了經，回來看你。」那長老似信不信的，不肯放手。多官都看見，以為實是相別而去。早見國王又請駙馬上殿，著多官送三位出城。長老只得放了手上殿。

行者三人同眾出了朝門，各自相別。八戒道：「我們當真的走哩？」行者不言語，只管走至驛中。驛丞接入，看茶，擺飯。行者對八戒、沙僧道：「你兩個只在此，切莫出頭。但驛丞問甚麼事情，且含糊答應，莫與我說話。我保師父去也。」

好大聖，拔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即變作本身模樣，與八戒、沙僧同在驛內。真身卻幌的跳在半空，變作一個蜜蜂兒。但見：

翅黃口甜尾利，隨風飄舞顛狂。最能摘蕊與偷香。度柳穿花搖蕩。

辛苦幾番淘染，飛來飛去空忙。釀成濃美自何嘗。只好留存名狀。

你看他輕輕的飛入朝中，遠見那唐僧在國王左邊繡墩上坐著，愁眉不展，心存焦燥。徑飛至他毘盧帽上，悄悄的爬及耳邊，叫道：「師父，我來了，切莫憂慮。」這句話只有唐僧聽見，那夥凡人莫想知覺。唐僧聽見，始覺心寬。不一時，宮官來請道：「萬歲，合巹嘉筵已排設在鳩鵲宮中，娘娘與公主俱在宮伺候，專請萬歲同貴人會親也。」國王喜之不盡，即同駙馬進宮而去。正是那：

邪主愛花花作禍，禪心動念念生愁。

畢竟不知唐僧在內宮怎生解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